

# 華府春秋 (中)

## 魂牽夢縈神州行

● 陳香梅

(彩色圖照刊第三頁)

### 卡特宣布與中共建交

卡特上任後，於一九七八年冬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在華府由國務院正式宣布和台灣絕交，承認由毛澤東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其時毛澤東已去世，鄧小平是領導

會（我是財務副主席，也是少數族裔委員會主席和共和黨海外委員會發起

濟文化貿易的溝通，雙方沒有使館，另設代表處。

人）。會議進行中，中午前福特先被白宮請去了，不一會貝克也要到白宮去，貝克對我私下說：「這一次大概是中東有事，不然就是卡特要宣布承認中共了。」

蔣經國是清晨天還未亮時接見了美國最後一任駐台灣的大使，他代表美國政府向蔣經國報告美國將於美國時間下午五時正式宣布承認中共。

。台灣方面國民黨領導蔣中正亦於一九七五年作古，台灣方面由蔣經國當總統。華府和台灣時間相差十二小時，華府的白晝剛好是台灣晚上。那天星期五，共和黨人由前福特總統和共和黨參院主席哈洛德·貝克（Howard Baker）領導的共和黨各級主委開

我點頭，我想卡特真的要宣布和中共建交了。那麼，台灣問題該如何處理呢？這就是《台灣關係法》的源起，我這一問，國會的朋友們在周六開會，找到答案——《台灣關係法》是在雙方互利的條件下，美國和台灣在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繼續維持經

，於一九三〇年就在華府買下了電話發明家貝爾（Bell）的巨宅。共占地十多畝，房子雖然老舊，但大宅占地廣闊，雄居一方，又在市中心，房地產商都認為是上乘的黃金地段，這個就是有名的「雙橡園」。這個雙橡園若拿到香港、台灣或上海拍賣，一

定是天文數字的價碼。其時，台灣的沈劍虹大使得到了消息，馬上從外地趕回華府應變。那又值周末星期五，除了向台北請示外，大使館屬下的一切屋產依據往例都要移交。國民黨不但在華府有大使官邸雙橡園，還有使館辦公室和各地領事館、武官處、軍事採購團等產業。當然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保住雙橡園。沈劍虹和胡旭光公使（已故）找我和我的友人名律師葛克倫。葛克倫在美國政壇有其威望，他建議馬上把雙橡園轉賣給一個協會——在美國華府登記的非營利協會「自由中國協會」。葛克倫又找了他的好友華盛頓區法院的律師連夜登記。「自由中國協會」花了美元一萬元，就把雙橡園和大使館的辦公室買了下來，從那時開始，雙橡園就不屬於台灣政府的產業。這一招算是葛克倫的妙計，其後各方曲折的安排不再詳述。不過，這段經過後來人很少知道。古人說「施恩莫望報，望報莫施

恩」，我當年若置身事外，台灣來的人恐怕無法進入雙橡園的大門，主人也絕對不是台灣的官方了。現在雙橡園已被公認為華府的歷史區地，不能作為商業用地，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回憶當年袖手旁觀或是無膽承當責任的人多，而膽敢做決策的人少，等到事成後爭功的人可不少。當年台灣大使館也有律師，台灣外交部也派了代表來處理各案。有一天開會時，管經濟的公使王蓬在開會後對我說：「你這女人都比我們男子漢強，你有果斷。」我很感激他說了公道話。

### 訪北京會晤鄧小平

中共和美國建交後，第一任派到華盛頓來的大使是柴澤民，柴澤民是老幹部，在埃及也當過大使。那時，他們在華府的中心地段康州大道（Connecticut Ave.）買下了一幢旅店房子。這幢七層樓的房子有幾百個房間，雖然房子已有點老舊，但地點適中

，而且價錢很合算，據說當時的價錢只不過三百多萬美元，中方又花了點錢把整幢樓房重新修建了一下，四周做了圍牆。使館大部分人員都搬入新居辦公，一方面是辦公室，一方面也是宿舍。當時華府住民對於毛澤東的新中國還非常陌生，路過紅色的大使館不免有點神秘之感。再說當年去過長城遊過三峽的美國人並不多，因此大家都想走入那兒看個究竟。而中國來美辦公的人對於這個美國新大陸也不甚了解廬山真面目，雙方了解和溝通都得有個過程。在華府當年有一家餐館，名曰「白宮」，離大使館不太遠，是前任雲南省長龍雲的四公子龍純文開的。龍四公子於一九四五年即經陳納德安排來到美國上大學，他和雲南同鄉也是同學蕭某（我們都喊他老蕭，名字反而記不清了。）倆人在大學畢業後，就來到美京開這家以北京烤鴨出名的北方館子。龍四和中共的人員往來較密。一九六〇年初，他

入籍美國時，聯邦調查局長胡佛（是我的好友）派人來和我商談，要我保證他沒有問題才批准他入籍，我因他的父親龍雲和陳納德是至交，也就替他說了些好話，其實當時我對龍四的背景也不太清楚，不過他對我說他只做生意，並沒有任何政治企圖。其時龍家的二少爺住在台北。龍雲於一九四八年由陳納德派專機把他從南京拯救

離開蔣中正的監視後，到了香港，在香港住了兩年就到大陸去了。前幾年，大陸有一部電影名為《龍雲與蔣介石》，追述陳納德協助龍雲出險，許多國內觀眾都看這部電影。龍四當然對我甚為友善，我在他招待大陸官員的宴會中，也認識了不少中共的新貴、台灣來的、大陸來的，雖然同是中國人，但一看就能辨別是從何方來客。台灣官員到底比較有國際水平，大陸的官員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暴政下可說和外界隔絕。到了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後來江澤民主席訪美一行，浩浩蕩蕩，多麼風光，和鄧小平來訪時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柴澤民大使後來見面時還常和我開玩笑說：「我當年做大使時對你做了不少統戰工作，那是鄧小平主任最欣賞的。」話說當年一九八〇年，雷根當選，接任卡特成為共和黨再入白宮的新主人。大家知道我和雷根夫婦友善，為了協助他競選我也出了不少力，柴大使代表中共領導人請我回祖國看看，而且轉給我一份鄧小平的邀請書，附有我舅舅廖承志（時任人大副委員長和僑辦主任）的親筆函，希望我早日成行，再首良敘，辭意非常親切。我把這密件親自向雷根報告了

的主席，一切任務由副主席執行，他背後支持，這份工作我做了八年，倒是甚為滿意，也協助了不少到國外商洽貿易的美國企業界。

雷根對於我這份邀請甚表滿意，並囑我早日成行，還親自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由我轉呈，這一切安排可說保密到極點。華府上下都蒙在鼓裡。我得到了雷根的信件後，就轉告了柴澤民大使，同時也 and 台灣駐美代表夏功權接洽，告訴他代表雷根有北京之行，同時也代表雷根到台北看望蔣經國先生。當時台灣的外交部長是朱撫松，他和他的夫人作家徐鐘珮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訴他們我先去北京，北京訪問完畢再去台北。他們對這安排表示滿意，也答應替我保密。我自從為尼克森競選事受到極大教訓之後，做公事就加倍謹慎，總是考慮到不要樹大招風，遭小人之妒。因此，我想還得找個共和黨的頭頭和我同行

於是我想到了時任共和黨參議院主

餐廳竟然說「來個四兩白飯」，當然

席的貝克。我親自到他家裡和他商談，他說他倒很想陪我一行人，可惜他的夫人有病，正準備要動手術，建議我找副主席時任阿拉斯加州的參議員史蒂芬先生。史蒂芬參院議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曾在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工作，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因飛機失事身亡，這年冬天，他正準備在阿拉斯加再婚，我說：「那麼，你就到中國去度蜜月吧。」戲言成真，於是我和史蒂芬約好一九八〇年除夕早上在東京會合，然後在東京羽田機場轉機直飛北京，這真是一次不尋常的「秘密之旅」。

### 重回大陸如夢似幻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李白：《靜夜思》

我於一九四九年新婚後，匆匆離開上海。那時國共和談早已決裂。美國派來的調停人馬歇爾將軍也失望地回美。他為了促使國共雙方合作，數度上江西避暑勝地廬山，我當年是中央通訊社記者，也數度從好漢坡上廬山採訪。往事如昨，一九九四年我曾重遊廬山，在美齡館和毛澤東官邸都巡禮一番。中國的歷史真有數不盡的悲壯興衰，暫且不提。

我於一九八〇年回國，經過了三十個寒暑，真是「才相逢，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朝把得銀缸照，反疑相逢在夢中。」有一份哀愁，有一份驚喜，心情相當複雜。多年前我曾寫過一首詩，名曰《鄉愁》，茲節錄數段：

你問我從哪兒來？  
讓我告訴你，  
那個地方好遠，好遠。  
在夢裡若隱，若現。

紅牆內幾串紫藤，

數片楓葉，  
春晨小胡同角，  
有清脆的賣花聲。

張媽，田嫂，  
你鬢邊的茉莉，  
和著我童年的歡欣；

老王，小李，  
你拉著黃包車送我上學，  
響叮叮，響叮叮。

無論是晴天，雨天和雪天。

我所懷念的地方，  
好遠，好遠。

像對負心的戀人，  
我只好把舊日的情懷，  
和著惆悵的心意，  
埋在海角，  
埋在天邊。

一九八〇年除夕的清晨，我乘泛

美航空公司班機自華盛頓經紐約飛抵東京。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派人來接，台灣駐日本代表馬樹禮也在貴賓室等候，中國大使館和泛美航空公司的代

表也在機場等候。史蒂芬參議員夫婦也到了，我和各接機人員分別傾談後就準備登機飛北京。

北京的冬天下著雪花，機場接機的人員不少，有中國外交部的章文晉大使，冀朝鑄司長，以及友協、人大、政協、婦聯人士和釣魚台經理等數十人。其時，中國對新聞封鎖也有一套，他們同意等我們和鄧小平見面後才發表新聞，這一措施是對的。

我久聞北京有個招待國賓的釣魚台，這是我第一次被招待到那兒作客。這個地方倒真的名不虛傳，想當年，清朝乾隆皇帝在此遊歇，確可悅目賞心。釣魚台的亭台樓閣，花草樹木，一山一水都別出心裁。釣魚台的十多座賓館大部是一九五〇年修建的，毛澤東時代只許中共領導人居於此處。毛澤東和江青都分別在此有行宮，一北一南，各不相同。據一位資深的服務員告訴我，毛澤東若出來散步，各服務人員就盡量不讓江青和他碰面

，反正釣魚台園地寬闊，各走各的，毛澤東與江青既已不願交接，大家也只好設法不要讓倆人生氣了，這是題外話。

除夕下午，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和參議員史蒂芬夫婦，我們坐定後，我先把雷根總統的信函呈交給鄧小平。官方也讓中外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進來，但他們只准拍照，記者招待會則在會談後再召開，這是北京方面的安排。

廖承志舅父告訴我，人民大會堂這幢大樓是十個月內由上下官民全部出動建成的，我想在全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有此奇跡，不可不歎為觀止！一九八一年元旦，我和鄧小平握手會面的照片和新聞都在亞洲和美國各大報的頭版刊載。有人歡喜，有人憂，也有不少華府政壇人物非常妒嫉，我想當時若不盡量保密，北京之行一定會有變數。結束北京之行後，我們又再飛東京再轉機到台北。台北這個地

方我經常往來，不過那一次歷史之旅也有重大意義。外長朱撫松陪同我們見了蔣經國先生，並把我們安排住在圓山飯店。我們又由台灣行政院長孫運璿接見並宴請，國防部長宋長志和其他各部門首領都接見了。每個人對於我北京之行都甚感興趣，並希望我多留數日交換意見，於是，我讓史蒂芬夫婦先離台北回美，我在台北又停留了三天。

回美後親到白宮向雷根總統報告，他非常滿意。

### 葉公超斯人獨憔悴

我初到美京時，中國駐美大使是董顯光，他是新聞界出身，也是資深外交家，而且夫婦倆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董顯光用英文寫了《蔣介石傳》。董顯光大使的前任是蔣廷黻，蔣廷黻的前任是顧維鈞，再之前是胡適，這些都是國民黨的外交健將，而且在國際舞台上都甚有名氣，現在這些

人都已作古，但他們都替中國做了不少事，在美國，在聯合國都曾各有風光。顧維鈞的第一任夫人王蕙蘭是夏威夷華僑，父親是糖商，富而多金，顧維鈞大使因為夫人有錢，因此手頭甚闊，在外交場合肯交際，肯請客，風頭甚健。顧維鈞夫人和顧大使離婚後隱居紐約，她寫了一本英文書名曰《最後的盛宴》，描述當年她做雙橡園女主人時的風光和華府上流社會的百態，頗為生動，她的一生也富於傳奇，晚年在紐約病故。

一九六〇年，葉公超奉派到華府任大使，蔣廷黻任聯合國代表，當時台灣政府的外交部長是沈昌煥，葉公超和美國政要甚為投機，國防部長、國務卿以及兩黨議員都和他友善，因此雖然當年國民黨財務困難，既沒有餘錢僱用公關公司，更沒有贈款捐獻給那些大型的所謂研究所的智囊團，但那個年代，人與人之間還有交情可言，不是所有一切都是向錢看，因此

英雄還有用武之地。葉公超是在這種情況下來美京走馬上任的，除此之外，他還得到蔣中正夫婦的信賴。可惜好景不長，當時中共正和各有關方面遊說入聯合國，同時聯合國又為了蒙古加入聯合國一案而議論紛紛。葉公超當時有兩件事向最高當局提出建議：(一)中國對蒙古入聯合國案棄權；(二)中國不用堅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老套，即使不能繼續連任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但不退出聯合國。可惜他的建議不為台灣最高當局所接納。葉氏在兩三個私人場合中聲言蔣中正不懂外交，這句評論不幸被某些人傳給蔣公，於是葉氏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被召回國述職，行前葉大使打電話給我，我感到有點突然。我問他：「你要去多久？」他說：「我想最多一個星期就可以回來，在這兒還有許多要事等著我處理。」他做夢也想不到中央方面使用移花接木之計，所謂回國述職，其實是調虎離山。

葉公超這個人可說被國民黨糟蹋了。他一生正義清廉，忠黨愛國，無我無私，晚年卻遭到冷落的命運，而那些嫉嫉他的人都是些唯唯聽命的小官僚，雖然有不少人同情他的遭遇，但在蔣中正的獨裁政策下也無能為力了。

話說當時葉氏回台灣後，即呈示要見蔣總統作報告，但左等右等都沒有下文，這一來葉氏知道凶多吉少，有些知道內幕的人勸他不要再有奢望，也不要等了，因為蔣總統不會接見他。後來由總統府張群秘書長傳話，要葉氏多多讀書。

這一來葉氏也恍然大悟，多才逢主棄，奈何，奈何。後來葉氏告訴我，蔣中正總統說他不該在外國人面前批評領袖，這是後來蔣夫人宋美齡親自告訴葉大使的。

葉大使回台灣後當然只有閑職，他也只好裝糊塗，對國事不聞不問。這期間他交了一批新朋友，多是台灣



①作者陳香梅（前中）與宋長志將軍（右七）等人在宴會席上合影。

②陳香梅與雷根總統合影。



人，台灣人對葉氏多表同情，於是和他喝酒，和他研究書畫。當時，蔣中正吩咐蔣經國多注意葉氏的活動，深恐他會被台獨分子感染。葉氏苦中作樂

，畫蘭、畫竹、主其高潔，主其虛無。蔣中正去世後，葉氏才得重遊美國，但那時他已意冷心灰，而且又患重病，不久葉氏在台北病故，不少人

在台北追悼會中，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不過這種情況，古今中外都是常有的事，懷才不遇，又豈只屈原一人而已！（未完待續）